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陈登原全集

2

陈登原 著



以前者言，原亦示免編卷一云：『漢書之刪，則由來久矣。』
 朝輔捷捷同，王私賄之，使相告云：『非礼也，弗籍。』北宮翺則淳淳
 利，孟子曰：『諸侯患其害己也，而曾玄其籍。』始皇刻尤甚焉，得無
 籍，而後有玄籍，然後有其文也。一朝一夕之故，我輩羽獻提於
 見左傳成公八年，北宮翺之則奇淪，事見孟子，予章下於卿，由此
 在焉，以前此國治人之輩，原已憎惡典，又三有害其一，專之治。
 若斯，建以焚禁之先，亦原。
 以爲者言，高君書，或篇云：『夫人，治竟而，玩以』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陈登原全集

2

中国文化史 上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登原全集:全16册/陈登原著.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540-0436-4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登原(1900~1975)—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08576 号

陈登原全集

陈登原 著 本书整理小组 校点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0571-85176986)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翁宇翔 关俊红 徐晓玲

马樱滨 杨少锋

责任校对 余 宏

封面设计 刘 欣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520.5

字 数 8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436-4

定 价 19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中国文化史 上

陈琴原

自叙

登原作《中国文化史》，既成其上古卷，爰拨余沈，略叙其意。

夫史事烦重，调度不易，自古已然，于今更甚。若夫端临著书，虽有“鬼已先知”之誉，而《通考》自叙，尚生“何所发明”之憾！今以萤末之光，妄烛前古，斯则其难一也。

温公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处纂成，积稿洛阳，盈于两屋。“到洛八年”，始了六代；修史分属，各尽专材。今以乡曲末学，无师友为之扶助，妄谈往昔，斯则其难二也。

欧阳修以一代文人，烧烛拥髻之余，勒成五代之史。而后贤之论其书也，犹谓其徒有笔墨驰骋之习，而无剪裁润色之功（详邵晋涵《南江文钞》卷三《五代史记提要》），并恨其“取材未当”，“书法未审”，“掌故未备”。今以愚拙之材，欲于繁称博引之间，为体大思精之作，斯则其难三也。

虽然，属稿仅及乎一载，蓄志则实已有年：适得其下，而取法亦效于其上；仅象于犬，而立意固希于画虎。略区其意，亦可列而为三：一则曰，有所不取也；二则曰，有所必取也；三则曰，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如近贤著史，动用《周礼》，燕石盈箱，臝鼎列座。计其工拙，何异抄胥？吾则耻而有所不取也（本书用《周礼》处，亦无非《考信录》“备览”之意，不依为定论云）。又如封建之制，近贤好缕述《王制》《周礼》《孟子》之异同。然周室爵禄之制，《孟子》既不得闻详，吾人自不妨稍略。而以纵的封建而言，则俞理初之

解君子，师服之记本末。所谓阶级社会，其确存于古代，固可谓考前史而不谬，俟后圣而不惑，吾则信而必取之也。又如井田之制，本属行之一区一时之制；而商君之任治地，明系节制贵族、奖励平民之法。旧史舍此不道，殊为失实。吾则取之，而必以其真也。

此登原属稿时区区之意也。

登原自十五岁以前，备受祖父容卿公之爱，不欲其远离膝下。即以此故，经史之义，象算之书，胥大人日训督之。其后大人菲饮节食，资送之以求学于四方。略能自立，而祖父墓木已拱（祖讳治裕，卒于民国二年，年六十）。幸大人健在，教导不废。即草此书时，凡经传之所记，诗书之所载，卷页翻寻，纲领提挈，犹大人之教导是赖。——然则此书之为书也，如有所短，固自惭于不学；苟有所长，惟私感于祖德。适值大人六十悬弧之时，而吾书亦成，因以附记之云。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余姚陈登原述

目 录

编首 叙 意	1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之意义	1
1. 国名诠释	1
2. 文化诠释	5
3. 史之解释	9
第二章 中国文化史资料论	12
4. 中国史料之纷繁	12
5. 主料与副料	16
6. 推理与校讎	19
第三章 治中国文化史者的态度	22
7. 因果的见解	22
8. 进步的见解	26
9. 影响的见解	29
第四章 何为治中国文化史	34
10. 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	34
11. 中国文化在亚东之地位	37

第一编 上古卷	42
第一章 古代史上之难题	42
12. 所谓古代	42
13. 古代已来之中国民族	46
14. 古代史中之时与地	50
15. 事物创制之寻讨	54
第二章 洪水时期与中国文化	59
16. 洪水之传说	59
17. 君权与人权	63
18. 生活与生活型式	68
19. 结绳图画与文字	72
20. 古代无一统及尧舜禅让	76
21. 女性中心与男系社会	81
第三章 周前文化	86
22. 农业文明之表见	86
23. 夏商间的文明	90
24. 古田制与古兵制	96
25. 封建制度	101
第四章 封建制度之崩溃	107
26. 封建制未臻前之各方面	107
27. 政治上之兼并	112
28. 因时世而起之文物进步	116
29. 因时世而起之国疆开展	121
第五章 救世主义	124
30. 儒家的救世策	124

31. 道墨之救世策	131
32. 法家之救世策	136
第六章 平民活动之开展	142
33. 阀陞的升沉	142
34. 富族的活动	147
35. 土地私有	151
36. 贤能者的活动	155
37. 先秦之言论自由	160
第七章 上古文化之结束	164
38. 变异与统一	164
39. 秦之统一的前晚	170
第二编 中古卷	175
第一章 中古文化概说	175
40. 本系文化之延长	175
41. 中古文化之特色	180
第二章 郡县制度与天下为私	186
42. 天下为私之表现于郡县制度者	186
43. 天下为私之制作	190
44. 统一思想	196
45. 封建制度之回光返照	200
46. 君权与法家	205
47. 国疆推拓与吏治修明	209
第三章 专断政治下之学术	215
48. 表章儒术与收集遗书	215
49. 书契制作之进步与经今古文	220

50. 文艺与时世	226
第四章 伪复古运动	231
51. 王莽变政之始末	231
52. 表章气节与尊崇儒术	237
第五章 发明与承受	241
53. 纸的发明	241
54. 佛教之初来华	245
第六章 黑暗的先驱	250
55. 武功与文教之升沉	250
56. 章句之儒与激烈思想者	255
57. 清议与党锢	260
第七章 文化史上之大风雨	264
58. 三国至东晋之政治混乱	264
59. 华夷民族之消长	269
60. 实学与清谈	274
61. 道教之起源与演变	278
第八章 南方新霁	282
62. 涉身处世之多方面	282
63. 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286
64. 佛道之隆盛	292
65. 佛典翻译与六朝文	296
66. 音韵与建筑	300
67. 两晋六朝之科学	305
第九章 北方开明	309
68. 北方华化之初期	309
69. 华化推行与经学昌明	313

70. 均田制度	317
71. 南北朝之妇女	321
第十章 南北混合	326
72. 南北混合的各方面	326
73. 大一统的前晚	330
第十一章 国力充盈	334
74. 唐初之政治经济	334
75. 国力发展时海陆	338
76. 新旧宗教之繁盛	342
77. 唐律与府兵	346
第十二章 郡县制度改进后之景相	351
78. 汉唐间之郡县	351
79. 科举与学校	355
80. 隋唐学术	358
第十三章 中古文化史之结束	363
81. 藩镇与外族	363
82. 幽怨哀壮以至于颓唐之文人	366
83. 中古末之民生	371

编首 叙 意

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之意义

1. 国名诠释

今人恒言，动呼吾国为中华者，亦有年矣。

《小戴记·王制篇》：“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王制》虽为汉博士所叙录之经说，然亦见中之可贵，不如其东南西北之野拙焉。《左氏传》亦记仓葛之言：“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僖二十五）言中国主德，而四夷主威者，亦以见中国之可贵，所谓贵中贱外是已。

《说文解字》：“夏”，中国之人也。从夂，从页，从白。白，两手；夂，两足也。段注：中国之人，谓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貉，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僬僥，东方夷也。又《说文》“羌”字下：“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此六种也。西南

焚人焦侥，从人，盖在坤地，颇有顺理之性。”（《说文解字》卷四上）《左传》闵公元年又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以此见古人贵中贱外，盖一贯之思想矣。

第所谓中国者，其范畴之大小，亦与中国文化之推播，同以时期而转演。故有训中国为国都所在者矣，训中国为文物之区者矣，训中国为居天下中、贵无能逾、高无能上者矣。

《毛诗注疏》十七之四《民劳》云：“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又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毛氏传云：“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观两什之以京师、中国对举成文，则《毛传》谓中国即京师，未为谬也。

《公羊》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何休注云：“因地不接京师，故以中国正之。中国者，礼义之国也。”《孟子》：“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凡此所谓中国，其义已大于国都，犹曰文物之区矣。

普通谓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系舜回国都而自帝。但据俞理初《舜之中国义》（《癸巳类稿》卷三）云：“《孟子》：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阳城，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天下归舜、禹。故《孟子》《史记·本纪》，皆言舜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然后之中国者’，《孟子》解避之之义。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中国，谓三河之内，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案此说甚确，禹、舜各有都，此云中国，当作文物之区解。

再进，则有训中国为居天下中、高贵无比者。《禹贡》言“中邦锡土姓”；而《史记·夏本纪》，则改为“中国锡土姓”。而韩愈《原道》，谓：“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中国，作高贵无比训焉。《左传》庄三十一年：“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诸侯不相遗俘。”所谓中国，亦别于夷狄而言。近世，章炳麟为《中华民国解》

(《太炎文别录》卷一)云:“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为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然日本、印度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举中土以对边郡,犹诸汉以后人之言中国;举领域以对异邦,则汉以来人自矜自持之言已。

何也?中,固吾民族所斤斤自诩者。

《论语》:“尧曰:‘咨尔舜,允执厥中。’”《中庸》言:“舜其大知也欤,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又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而《大戴记·主言》:“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过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职事者之罪也。”夫尧舜之时,何“中”可执?昔人尝以为疑。然自《论语》《中庸》已来,下迄宋元语录,无不以中为可贵者,则“中”之所以熏炙吾民者,盖亦久矣。

朱子《中和说》云:“凡感之而通,触之而觉,盖有浑然全体应物而不穷者。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息之机。夫岂别有一物,限于一时、拘于一地,而可以谓之中哉?《宋元学案》卷四八)则朱子所以训中,乃生生不息,应物不穷,非限于一时、拘于一地之谓也。”

第以己为“中”,自能以人为“外”;以“中”为贵,自能以“外”为贱。故各史外国传,于记载外族之语,率多荒唐之贬词。如《后汉书·南蛮传》,谓南蛮为人狗混生之种,即其一征。轻视外族,安于故步,此则其弊一也。

又以中为贵,故历来名儒宿学,不喜为诡激一往之论,如曰矫枉过正;而喜为模棱两可之语,如曰哀而不伤。首鼠两端,人何适从?此则其弊二也。然则“中”字在近世中国之是非功过,秉笔之士,实难言之。

然就史以征“中”,则如“中”字之在中国,固未尝无功足录。不为诡激之行,中也;不为功利立教,中也;不为兼并侵夺立训,中也。包罗万有,弃短取长,调和摄用,冶于洪炉,中也。无论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来而不穷其极,化而不成其拘,吾民族之所以蔚然自存于人间世者,与中庸中和,固不得而绝缘焉。

刘咸著《人种学观点下之中华民族》云:“吾国人种,在体性方面,非但

不低劣，且优点甚多。在演化程序中，可占优越之地位。此事实昭示如此，非故作唯心之论，以安慰国人者。再细察前列事实，吾国人种中所呈现之显著特点，即多居中庸之数，不偏极端。吾国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固多行中庸之道。经先圣之提倡，而深入人心。不图体性方面，亦显现中庸之道，斯可谓巧合者矣。非然者，则必因体性之中庸，而影响及精神文明上之中庸；因精神文明上之中庸，而影响及物质文明上之中庸。由统计学观之，中庸为数之中，可为全体平均之代表。生物界之中庸者，乃擅两端之长，而为群众之代表。吾国人之体性，经悠久之演化，汰劣留良，得此多数中庸之优点，不亦重可宝欤？”（《国风》半月刊第八期）是则言国人体性中庸，非仅在文化方面焉。

“中”字之义既如上述，至于“华”，则亦含有民族自信之意义者。

于《文》：蓍，草木华也。段玉裁云：“此与华音义皆同。”蓍，荣也。段玉裁曰：“木谓之华，草谓之荣。引伸之，为《曲礼》‘削瓜为国君华之’之字，又为‘光华’‘华夏’字。”（《说文解字》卷六下）是则以字义言之，华者，本可矜贵矣。《书》“蛮夷猾夏”，孔氏正义云：“夏者，训大也。中国有礼义文章光华之大。定十年《左传》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中国为华夏也。”以华为礼义文章之大，而所以别于夷裔，盖亦矜持之意耳。

案《左传》定十年，孔子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是以莱人为裔夷，而以齐鲁为华，正以礼义文章光华自居焉。

章炳麟《太炎文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云：“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考华山，为汉

儒所熟用。以此山代表吾国，其说当始于汉，犹之以汉名吾种族也。《孟子》言“挟泰山以超北海”，《论语》谓“曾谓泰山不如林放”。秦以前人，以泰山自重；至汉都洛阳，其儒缀说《中庸》，始言“载华岳而不重”。可知以华山为号，汉以前未有此事。则就华山以定限者，未如就日月光华之义，以定吾种族之名也。

《经传摭余》卷五云：“《中庸》，近人以为汉儒作。据‘载华岳’云云，子思胡不言载泰山？”（青照堂丛书本）叶庶山亦谓：“明明以长安之人，指长安之山，其为汉儒伪托无疑。”（《秋雨庵随笔》卷上引）故不取章说。

盖以“华”自诩，犹以“夏”自称，犹以“中”自勉。国于大地，必有与立。中也，华也，夏也，亦吾先民所啧啧自诩，斤斤自号，龟龟自勉，而为文化之胚胎者。至于或称我为秦，或称我为汉，或称我为唐，穷本溯源，要皆人之称我，而非我所自字，故略而不论也。

2. 文化诠释

然则以中华两字而言，吾民族固含有矜持其文化之义矣。

章炳麟言：“说者曰：‘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一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有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其称中华如故。以是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可决知也！”（《太炎文别录》卷一《中华民国解》）盖就“中”就“华”，即知吾之文化，有其所以自诩及其所以自勉者也。

今考“文”之意义，盖有三解。就此三者以观，我国文化，果有可以自诩及自勉者耶？

文也者，犹曰“迹”也。《论语·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氏正义：“君子若博学于先王之遗文，复用礼以自检约，则不违道也。”许慎《说文解字·叙》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而《吕氏春秋》亦谓：“仓颉生而知书，写仿鸟迹，以造文章。”（段注《说文解字》卷一五）此皆以文为迹也。试问吾中华民族之遗迹，有可观法者乎？

文也者，犹曰表也。文，《说文》作𠂔。段玉裁云：“凡言文章，当作彰彰。作文章者，省也。”从彡，“以毛饰画，而成文章”。曹丕《与吴质书》云：“以犬羊之质，服虎豹之文；无众星之明，假日月之光。”（《魏志》二一裴注）《左传》宣十五年正义：“文者，物象之本。”不曰物之本，而曰物象之本者，犹曰虎豹之文，盖取其外象耳。试问吾中华民族之象型，有可称道者乎？

文也者，犹曰敏也。《诗·大明》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叙》曰：“文王有明德。”《论语·公冶长篇》：“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是则以文为明敏也。试问吾中华民族之明敏，果有足以当此“文”而不惭，立“文”垂制焕乎著明耶？

《论语·泰伯篇》载孔子赞尧，“焕乎其有文章”，孔氏正义：“焕，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又《子罕篇》：“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颜渊喟然叹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处“文”字，皆合于上述三解者。又《颜渊篇》称：“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鞞，犹犬羊之鞞。’”则是以文为采饰，以质为本原，又具一义。

然文之意义，限于一平面上。至于“化”，则有“因袭其文”“因时成化”之纵的意义矣。兹亦绎其三义，引伸于下。

一则曰：创化也。《易·系辞》云：“是以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所谓“圣人”，即系创制之智者。如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如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由无而有，由隐而显，则化之意义一也。

二则曰：变化也。《论语·为政第二》云：“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